Vision 关注

“现世蝇王”敲响低龄留美浪潮的警钟

近30年来，美国“校园欺凌案”增多，中国家长应事先了解留学环境

这是一起令人痛心的悲剧。7月27日，一起中国留学生涉嫌绑架施虐同伴案在美国再次开庭。因情节恶劣，涉嫌人数众多，案件备受各界关注。在中国大陆学生来美留学已呈浪潮之势，且留学群体日趋低龄的背景下，独自在美求学的华裔“降落伞孩子”群体种种缺陷与隐患，以及在极端情况下爆发出的人性之恶与校园暴力，为留学浪潮敲了警钟。

法官：这让我想起《蝇王》

负责审理案件的托马斯·福尔斯法官称，案情的恶劣程度让其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英国文学家威廉·戈尔丁的代表作——《蝇王》。

亲历二战浩劫的戈尔丁洞悉战争的残酷与血腥，十余年教书生涯使戈尔丁也了解青少年的本性。出于警世的目的，出版于1954年的《蝇王》讲述了想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场核战争里，一群未成年人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，由于人性之恶的膨胀，泯灭童真，失去文明和秩序，发生了互相残杀的悲剧。

被福尔斯法官视为“现世版《蝇王》”的这起案件，发生在就读于美国洛杉矶的中国高中留学生间。媒体报道称，此案性质之恶劣，手段之残忍，涉案人数之多，所犯罪行性质之严重，在美国刑事案件中亦属罕见，令人震惊。

今年3月30日，当地一所名为“牛津高中”私立学校，两名中国女留学生遭到多名同学拳打脚踢、扒光衣服拍照、用烟头烫伤乳头等施虐行为。此案共牵涉12名犯罪嫌疑人。6名被捕者中，张鑫磊（音译）、翟芸瑶（音译）和杨玉涵（音译）成年。6月18日，案件在洛杉矶县高等法院波莫纳分院开审。

戈尔丁发现，如果没有教师教育和及时制止，没有规章制度的约束，许多孩子就会打架斗殴，作出野蛮举动。

在这起案件中，人性之恶这个“野兽”显然已经挣脱束缚，酿成了令福尔斯法官为之叹息的悲剧。

教师：她们是孤独且缺少监管的“降落伞孩子”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一些富裕的台湾、香港家庭将孩子送到洛杉矶上学。这群年岁尚幼、离开父母独自在异国他乡求学的留学生被称为“降落伞孩子”。

此案中的受害者及其指控的施虐对象就是一群离开中国、“空降”美国的“降落伞孩子”。他们远走大洋彼岸，移居美国加州，就读当地学校，远离家庭父母。

有专家表示，低龄的留学生容易面临4种困惑。一是此前通过电影等间接渠道了解到，国外的生活时尚而自由，开始留学后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。二是出国造成了原有生活圈的隔断，而新生活圈子，不习惯又无法融进，由此产生孤独无助之感。三是因为缺乏沟通，对周围事物顿生怀疑和不信任，怀疑出国的选择，怀疑自身独立生活与学习的能力，怀疑身边人的真诚。四是中美教育方式的差异使不少人难以适应。在克服这些语言、文化、教育等障碍的过程中，留学生容易出现挫败感。如这些挫败感无法消解，留学生们的心理易变得敏感、脆弱，为小事大发脾气，甚至产生怨恨和攻击行为。

（本报资料图片）

有一些“降落伞孩子”，在新环境中如鱼得水，考上美国名校继续深造，但也有人不能成功应对新环境的挑战，在缺乏父母和其他家人持续关注的情况下，在负面因素的激化下，其所作所为极有可能酿成大祸。法院起诉书显示，涉案的14名中国留学生年龄在14～20岁之间，大部分为未成年人。上述3名刚刚成年的被告，其行为严重触犯了美国刑法，共受到6项绑架指控、2项折磨虐待指控和4项人身侵害指控。

安妮·斯卡拉诺是一名有着多年留学生教育经验的美国教师。斯卡拉诺女士对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表示，一些低龄的中国留学生不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，在变得越来越孤立的同时，其小圈子的内部问题与矛盾也增加，而有的学校疏于监管，对学生也没有进行积极的疏导。

“我确信他们被孤独所折磨。”杨玉涵的代理律师雷福德·方丹称，“他们和其他中国孩子抱团，形成一个小圈子，并且没有人监管，无人可求助。因此，事情会失去控制。”

留学生：需积极努力方可与本地学生打成一片

庭审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在法庭传讯时，上述3名被告都请了翻译。张鑫磊的代理律师邓洪表示，“他们多数在美国待了三四年，但平时还是说中文，英文交流仍存在困难，所以在法庭上需要翻译。”

邓洪与当事人的家长接触后发现，几名被告的家庭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，“孩子的家长辛辛苦苦攒钱，在孩子十三四岁时，为了让他们避开国内高考等激烈竞争，将他们送到美国读高中。”

但邓洪强调，很多家长决定把孩子送到国外时，并未仔细了解国外的生活与学习情况，对孩子能否适应新环境也缺乏准确预判。在孩子留学期间，家长的交流通常集中在学习成绩上，忽视心理压力、交友等方面的关心和指导，而这些方面却可能是“降落伞孩子”最为需要的。

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某公立高中就读的中国留学生王君（化名）对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表示，“与美国本地学生要打成一片，相较与其他外来学生交往会更困难。因为他们有可能从小一起长大，从小学、初中到高中一直在一起。要混入这个圈子要有机会，比如选修相同的课程，参加同一个活动俱乐部等，这些就需要留学生要格外积极主动。”

在美国某私立高中已学习两年，将升入11年级的留学生李涵（化名）对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表示，中国留学生普遍成绩好，但融入却不太好，虽有因人而异的个人因素，但华人学生不爱社交、不积极主动沟通交流是一个重要原因。“不少中国留学生不太爱和其他族群交流，只在华人小圈子里面混，一边互相斗，一边还继续混，就容易出现冲突，矛盾容易积深。”

而美国高中没有固定班级与老师，所有课程均由学生自己根据自身需要自由选择。虽每个学生入学时会配有一个辅导员，但一般来说，除非学生有事主动咨询，辅导员主动找学生的情况不太多。

律师：多方面因素应对留学生安全负责

本世纪初以来，中国学生来美留学已形成一股浪潮。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专门研究留学的阿特拉斯项目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在美国高校就读的留学生为886052人，来自中国大陆的高居榜首，占全部留学生的31%，超过排在第二名至第五名的印度、韩国、沙特阿拉伯及加拿大的总和。

数据还显示，在美留学的中国大陆学生人数已连续7年呈现两位数增长，其中高中留美学生增长则更加迅猛，从2005年的600余人增至2014年的3万余人。紧随这股中国年轻留学生的浪潮，美国一些私立高中纷纷增加收取中国学生的比例。美国媒体报道称，在“牛津高中”所在的南加州地区，招收国际生的私立高中比比皆是，中国留学生占比从10%到50%以上不等，且仍在不断增长。

涉案的“牛津高中”是一个台湾家庭开办的私立高中，主要面向中、韩等国家招生。该校140名学生，大多来自中国大陆。

邓洪介绍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，美国的校园暴力现象，即“校园欺凌案”开始增多。高峰时期，每3个学生中就有一人受过同学欺凌。校园血案在促使美国社会反省枪支泛滥等问题的同时，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校园欺凌这一复杂现象。

邓洪表示，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地州政府正通过加强立法，从多方面遏制校园暴力行为。一是降低欺凌行为认定标准，除动手打人、吐口水、故意推搡、拍裸照等行为外，还把言语辱骂、口头威胁和在公众场合故意嘲笑他人残障、种族、性别、性取向、宗教信仰等认定为欺凌行为。二是学校对校园欺凌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。三是加强父母管教子女的责任，如未成年学生因欺凌行为而被送到青少年法院，父母也将一并进入司法程序。四是加强对欺凌行为的刑事惩罚，如后果严重且施暴者有前科，即便是未成年人涉案，也可以当作成人刑事案件审理。五是严惩欺凌同伙，规定“共犯连带”原则适用于欺凌案件。

邓洪建议，父母在把未成年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前，最好事先实地考察熟悉留学当地环境，孩子留学期间应多与其沟通，不可轻易送孩子出国后就放手不管。

在6月18日的首次庭前会议中，对于绑架、折磨等重罪指控，3名被告均当庭表示不认罪。此次庭前会议，3名被告均到场，但应翟芸瑶的律师伊凡·弗里德（Evan Freed）以“医生仍未完成精神检查”为由的请求，法官同意将案件初审时间再推迟至9月9日。分析称，如以上罪名成立，被告最高可判终身监禁。

刘 平

Vision 探索

北大博士南极探险记

在很多户外旅行者的眼中，世界上只有两种风景，其中一种就是南极。在这地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上，冰雪无情地肆虐着所有敢于抵抗的生命体，却又护佑着那些最柔软最顽强的胜利者。对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博士生常蕾来说，有幸以全国海洋知识竞赛“南极特别奖”得主的身份，与我国科考队员们在南极长城站共度一个月。这样的一段经历不仅仅是身体的旅行，更是心灵的滋养和成长。

几经波折拿下南极门票

“当我们的包机降落在智利空军站，机舱外连绵的山丘在阳光照耀下发出闪闪的金光，我有些恍惚，觉得眼前的景象太不真实。望着蔚蓝的海水，晶莹的雪山，纯净的冰盖，悠闲的企鹅，只觉得原来地球上还有这样一个天堂。”常蕾诗意地表达着她与南极的相遇。

为了这一天的到来，常蕾似乎用了整个大学时光来作准备。常蕾是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环境的，刚入大一时，她认识的一位学长拿下了国家海洋局、共青团中央、海军政治部举办的全国大中学生海洋知识竞赛的最高奖项“南极特别奖”，获得了赴南极的门票，成了周围同学们艳羡的对象。去南极的种子，也在这时埋在了常蕾的心中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两次以学校组队的方式参赛，都仅以一个名次之差失去最终角逐的机会。大四在团队比赛未能入选总决赛的情况下，常蕾决定以个人身份参与网络答题。本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常蕾却得到了命运的眷顾，她以个人组第三名的成绩进入“南极特别奖”的最终竞争。但决赛时，又出现意外。腰部扭伤，行动不便，再加上重感冒的折磨，让常蕾在最后关头一度失去了角逐的拼劲。不过，学生会副主席等学生工作的锻炼，加上曾经在辩论队得到的训练，让拖着病体的常蕾在决赛场上越战越勇，并最终拿到了前往南极的门票：今年2月，她作为第三十一次南极考察队成员，赴南极进行科学考察，并最终完成了“极端环境下考察站的管理运行与文化建设研究”项目。

取样路上秒变“蜘蛛人”

常蕾的手上有一个小小的疤痕，原来，在前往长城站的转机途中，常蕾的手不小心划破。而在到达南极十几天之后，那么小小的伤口，居然还没有愈合。她这才知道，由于缺乏新鲜蔬菜，维生素不足，伤口迟迟不愈合。这是南极给常蕾的第一个“下马威”，更多的考验还在后面。

南极科考期间，常蕾有时候需要随队进行野外考察。崎岖的山地，泥泞的道路，最多的时候一走就是六七个小时。在第一次面对着一个陡峭的70度山坡时，常蕾就崩溃地喊出了“我们能回去吗?!”常蕾说，出发之前，她以为去南极就是去看看企鹅、看看海豹，没想到凛冽的现实彻底把她美丽的童话幻想给敲碎。“有一次爬了好久才爬上一个山坡，本来挺兴奋的，但是转头一看，妈呀，分明就是一个悬崖，感觉自己秒变‘蜘蛛人’。”

不过，在南极最让人害怕的还是生病。常蕾听队员讲过一个故事，曾经有一个队员在南极不幸摔断了胳膊。而作为进出南极门户的“地球最南端城市”蓬塔阿雷纳斯，通常以“一周只有一个晴天”的小概率决定着航班的往返。在等了好久终于运达蓬塔后，受伤队员只是得到了简单的包扎，便又匆匆运往北京。由于前期处理过于粗糙，回到北京后，队员又不得不进行二次手术。本是一个简单的应急处理，却硬被拖成了痛苦的翻番加倍。在南极，你会深刻地感受到人类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。

分秒必争只缘机会难得

作为一个“临时”队员，常蕾所遭遇的苦与其他队员比起来还算不上什么。“到了南极才发现，在这里承担科研工作的研究者真的辛苦。每天都要外出取样，少则徒步几个小时，多则十几个小时；有的时候为了取到固定时间点的样品，还要连夜摸黑出站。很多时候，连午饭都没有办法赶回站上吃，只能带些饼干和矿泉水充饥。我的室友前一天晚上还因为腿抽筋疼醒好几次，第二天一大早照样去野外。”

常蕾也曾问过一个队员，“为什么会如此拼命”，科考队员的回答让常蕾深受触动，“能来南极本身就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情，如果再不争分夺秒，实在对不起这样一个珍贵的机会”。

除夕之夜南极跳起《小苹果》

在短短一个月里，常蕾对人际关系也有了更为敏感和深切的体会。“在南极，我洗澡的时候会想这是谁烧的水？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更加学会了感恩，更加意识到你一个人没有办法搞定一切，靠的就是团结协作”。

至今，常蕾还记得当地时间大年三十中午12时、国内时间新年零点，她有幸参加了庆祝长城站建立30周年的敲钟仪式，成为特别历史时刻见证者中的一员。在下午的长城站春节联欢会上，队员们更是把国内的“精粹”搬到了极地：舞龙舞狮，小苹果广场舞，幸运大抽奖，年夜饺子……“在这一年中象征团圆幸福的一顿饭里，我们陪伴在彼此身边，组成了长城站的大家庭，身为其中一员，我觉得无比幸运”。

牛伟坤

Vision 史话

什么侠才称得上“大”

大侠、大高手、大英雄、大宗师，是不能轻易冠名的。究竟要多伟大，才能称之为“大”？江湖有江湖的规矩。

“射雕三部曲”里的第一条好汉郭靖，勇武忠烈一生，才博得一个“大”字：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

一

这年头，三条腿的蛤蟆没有，两条腿的大师却到处乱跑。

师就师吧，还非得加上个“大”，从王林到李一。难怪有本成功学畅销书，叫“从林到一”。

作为一个研究武侠的，我很不理解。在我的江湖上，“大”是一个了不起的字，是有特殊含义的字，是不能随便乱加的。

二

中国古代，有这么一位皇帝，谥号叫做“大皇帝”。

“大”字能随便谥吗？不能。谥号是有讲究的，什么人能谥文帝？“经天纬地曰文”；什么人能谥武帝？“克定祸乱曰武”；那什么人才能谥大帝呢？“则天法尧曰大”。

还好，对于这位“大皇帝”，后人没有太多意见。因为他叫孙权。

天下英雄谁敌手？生子当如孙仲谋。

中华如此，西方也是如此。各大帝国雄主辈出，但不是人人都能称“大帝”。

比如伟大的罗马帝国，连同东罗马帝国在内，1400多年悠长历史中，正式冠名了的“大帝”也不过4位——他们是君士坦丁大帝、狄奥多西大帝、查士丁尼大帝、曼努埃尔大帝。

三

帝王是这样，江湖也是这样。

在武林中，个人成就的极高境界，叫“大侠”。“侠”，本来就是一个难得的荣誉。再加一个“大”，难上加难。

郭芙小姐向来讨人嫌，但有一句话倒是颇有见地：“你也是大侠，我也是大侠，哼，大侠也未免太多啦。”

什么人才能算大侠？杨过算吗？他自己的回答是：不算。

哪怕他已在江湖中闯下惊天动地的名头，好汉们人人服膺，已然决定把宝贵的“大”字赠给他，叫他“神雕大侠”。

一贯狂傲的杨过却很谦逊，说：“‘大侠’两字，决不敢当。”旁人拗不过，只好叫他作“神雕侠”。

带着神雕与重剑横行天下的人，都不敢当一句“大侠”。那夹着蛇和脸盆，穿着松松垮垮的内裤变小魔术的，好意思叫“大师”吗？

金庸正式给杨过加冕“大侠”是什么时候？乃是全书都快结尾了，杨过血战襄阳，击毙大汗蒙哥，和郭靖携手回城之时。

原著中是这么说的：“此时对饮三杯，两位当世大侠倾吐肺腑，只觉人生而当此境，复有何求？”

从小乞丐到“少侠”，再到“大侠”，即便是杨过，也用了整整36年。

又比如“射雕三部曲”里的第一条好汉郭靖，勇武忠烈一生，才博得一个“大”字：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

金庸借书上人物朱子柳之口，给郭靖隆重加冕：“当今天下豪杰，提到郭兄时都称‘郭大侠’而不名。”

然而，即便是这样众望所归的郭大侠，也有人不当回事的。

比如老顽童：“你甚么黄老邪、郭大侠，老实说我都不心服。”

四

大侠之外，还有大英雄。

英雄本来就很难了，“聪明秀出谓之英，胆力过人谓之雄”，更何况加上“大”字。

40年前，香港一位叫黄霑的狂浪才子，就曾经用歌词发问：谁是大英雄？

在粤语版的歌词里，黄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

“大勇止干戈，永不居功，义气冲霄汉，立地顶天，才是大英雄。”

金庸的小说《侠客行》里，就有这么一个发了疯的高手，搞个人崇拜，一口气给自己封了四个“大”：“我——雪山派掌门人白自在白老爷子，是古往今来剑法第一、拳脚第一、内功第一、暗器第一的大英雄、大豪杰、大侠士、大宗师。”

真是吹到天上去了、但放眼整个江湖，有一个人承认吗？没有。连他的老婆、女儿、徒弟都不承认。因为“大”字是不可以随便封的。

金庸到底给谁加上过“大英雄”的尊号呢？说出来，恐怕白自在老爷子会脸红。

比如岳飞。黄药师说：“只恨迟生了数十年，不能亲眼见到这位大英雄。”

比如萧峰。段誉说：“此人当真是大英雄，真豪杰!”

比如任我行。令狐冲说他“确是一位平生罕见的大英雄、大豪杰。”

比如陈近南。韦小宝说：“师父是大英雄，大豪杰。”

想冠名大英雄有多难？一个故事可以说明：杨过曾经考试郭襄，让她说出当世五个大英雄，才能带她出去玩。郭襄那么聪明，博闻强识，却老半天说不出。

都说乱世出英雄。南宋末年天下扰攘、沧海横流，能称大英雄的，也不过寥寥几人而已。

五

江湖里，带了“大”字头衔的，还有大宗师。

何谓大宗师？庄子是这么解释的：知天之所为，知人之所为，这样的才配叫大宗师。

翻遍金庸原著，正式用大宗师称呼过的，不过10余人，比如林朝英、欧阳锋、黄药师、金轮法王、张三丰、左冷禅。

他们有男有女、有正有邪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：弘扬武学，挑战巅峰，继往开来。

可见，“大”不是赤膊玩蛇，不靠忽悠人。“大”是纵横四海，无远弗届；“大”是傲出世间，卓尔不群。我们常常慨叹如今没有大师，但宁可无大师，也不要假大师；宁可不要大英雄，也不要大骗子。不然我们都会变成大傻瓜。

六神磊磊